

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

作品选

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 作品选 (下 册)

阎 纯 德 (主编)

白 舒 荣

徐 瑞 珍

李 杨

林 承 璜

编选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

下

阎纯德(主编) 白舒荣 孙瑞珍 李 杨 林承璜 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1.5印张 2插页 273千字

1982年3月第1版

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6,610

书号: 10173·287 定价: 1.15元

目 录

琦 君

长沟流月去无声 (353)

下雨天，真好 (371)

心 岱

片羽集 (377)

极乐世界 (386)

夏 易

制造快乐的姑娘 (398)

爱荷华掠影 (414)

西 西

春望 (425)

橱窗 (440)

施叔青

池鱼 (444)

琮 瑶

复仇 (473)

方城真

飞渡 (483)

第一次秋天 (486)

王令嫻

好一个秋 (489)

李惠英

人间仙境邕芬邨 (509)

玫瑰锦标赛风采记趣 (514)

朱慧洁

猫 (518)

九筒 (524)

康芸薇

养鸡记 (531)

晓 风

钟 (541)

童 真

仅有的快乐时光 (558)

三 毛

沙漠中的饭店 (569)

西风不相识 (575)

艾 雯

一束小花 (593)

弟弟的婚礼 (598)

李 黎

西江月 (633)

天凉好个秋 (652)

钟 玲

大理石的阴影

——新德里行 (680)

还乡人 (686)

赵 云

赌徒 (695)

一 叶

第一次渡长江 (703)

空中花园 (709)

罗 兰

寄给梦想 (712)

编后记



长沟流月去无声

琦 君

〔作者简介〕琦君，原名潘希真。
一九一八年生，浙江省永嘉县人。

父亲酷爱诗词，给她以很大影响。七岁能写对联，十岁熟读《千家诗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论语》等，十四岁进一所教会中学读书。在浙江之江大学中国语文系读书时，她是夏承焘教授的高材生。后在台湾司法行政部工作二十六年，也曾在大专院校教新旧文学多年。现已退休。

她写诗词，也经常写短篇小说和散文，已出版了《菁姐》、《百合羹》、《缮校室八小时》、《红纱灯》、《琦君小品》、《烟愁》等四本小说，三本散文集和两本儿童小说，其中《红纱灯》曾获中山文艺奖的创作奖。



宛若批完最后一本周记，推开本子，看看腕表，已经是深夜一时。她伸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，觉得肚子有点饿。打开壁橱，取出饼干盒来，一摇却是空空的，才想起在屋里蹉跎了一个下午，忘了去福利社买点心了。再拉开抽屉，抽屉里一个瘪瘪的报纸小包里还剩下几粒花生米。打开来拣一粒丢在嘴里嚼，偏偏又是烂的，一股油味直冲喉鼻，不由得咳呛起来。连忙去拿开水瓶倒开水，热水瓶却只剩下小半瓶水。倒一点在杯子里，喝了两口，一点不烫，在嘴里温吞吞冒着一股消毒药水的味儿。她最怕温吞开水，要喝就是烫烫的红茶。浓浓的，香香的，那象醇酒似的颜色更美；就不喝，捧在手上，凑在鼻子尖上闻闻都好。那淡淡的幽香曾使她的心灵沉静、陶醉。可是现在，手里却是一杯半冷不热的白开水，淋在心口上凉森森的。环视屋子里也是凉森森的。早春深夜，从窗外涌进一阵寒意，包围了她。她真后悔，应该买个电炉放在屋里，随时可以煮点开水，再买点红茶来泡泡。唔！红茶多好，可是她就是这么懒散。十多年的教书生活，十多年的单身宿舍生活，把她压缩得成了一架定时开放的留声机。说话是刻板的，进出课堂时，动作是刻板的。一回到宿舍，就象蜗牛钻进了壳，蜷缩作一团，心也象一团揉绉的纸，摊也摊不平直。她不知自己为什么非住单身宿舍不可，台北有位母亲一样的姑妈，她再三地欢迎她，她就是不去，连周末玩玩也很少去。总说自己要改作业，要做礼拜。要做这，要做那。其实她是什么也不想做，有时就整整在床上躺上一天，连饭都懒得起来吃。她不去姑妈家的原因是怕她唠叨：“宛若呀，你也该打扮打扮，出去玩玩，散散心才好。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变成这样。”姑妈就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她。“年纪轻轻的。”唉！都三十四岁了，还能说是年纪轻轻的吗！从二十四到三十四，整整十年的年华悄悄逝去了。还有那位比她小三岁的表弟彬如，总用一双奇异的眼神盯着

她。常常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她怎么也躲不开他的视线。她想他一定在注视她眼角渐渐出现的皱纹了。他一定在取笑她身上又长又大灰扑扑的黑毛衣了。当他喊她表姐时，她心里好别扭。因为他的声音是那么温和而彬彬有礼，深恐喊响了会惊吓她似的。尤其是当他带了大批男女朋友回家来玩的时候，她就会象逃难似的赶紧逃回学校。她觉得她不是故意严肃，而是她的心再也活泼不起来，年青不起来了。因为，青春在这十年迷茫的怀恋中，逝去了。

她幽幽地叹了口气，叹气在她已成了一种习惯，可是当着姑妈，她就得注意，不敢随便叹气。因为姑妈会说“年纪轻轻叹什么气？”姑妈老说她年纪轻轻的，无异是对她的一种讥讽。但她知道姑妈是无心的。而且在老年人心目中，她，一个小辈总归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就是对三十一岁的彬如，姑妈也还喊他的乳名毛毛哩。有时当着客人，就把彬如急得直跺脚。“妈，你怎么啦？”说着，用眼悄悄瞟了她一眼，露出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嘻嘻地说，“表姐，你不会笑吧？”姑妈就说：“她笑什么，你们还不是一起长大的。”这一说，说得她脸烘烘的，不得不找个理由走开了。她比表弟大，小时候，表弟脸上挂着眼泪鼻涕都是她给擦的。如今表弟是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，大学知名教授。而她呢？一直沉在中学里教书，一教就是十年。表弟曾多次劝过她再出国深造，还曾为她在教育部抄来大学毕业的成绩表，但她就是打不起精神来。来台湾以后，这颗心好象一直在等待中，一年又一年的，终于，她知道他不能来了。就算他能来，他也只能偶尔来看看她，陪她散散步，在幽静的公园里坐坐。就如在西湖孤山放鹤亭中，默默对坐似的。但那时每次见面，她都象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不曾对他说出来，便匆匆分手了。当时，她总以为会有机会说的，谁知一别就是这么些年，这句话永远没机会说了。不说也

好，她又对自己叹了口气。纵然说了，他也不会毅然和她一同来台湾的，因为那时他已有一个家。现在，他究竟怎样了呢，他还住在那一间临湖的水阁里，悠闲地画他的荷花和竹子吗？他还能自己在屋里点起油炉煮面条吃吗？还能用古色古香的宜兴茶壶，沏一壶浓浓香香的红茶款客吗！

她就是这么恍恍惚惚地想着，越想越没个完。凄淡的月光从窗帘间泻进来，夜已很深了，脚又冷。她把热水瓶里一点剩余的水倒出来洗了脚，就上床躺下了，躺了半天，翻来覆去地仍睡不着，她又想服一粒安眠药了。服安眠药容易成习惯，彬如时常劝她不要用安眠药帮助睡眠。

“别服安眠药，多散散步，自然就睡得好了。”彬如说，接着又问她：“表姐，您为什么总不肯出去散步，换换空气？”

她对他淡淡地一笑，说不出所以然。

“从前您不是这样的人，在杭州时，您喜欢骑车，喜欢划船，喜欢爬山。记得吗？我们有一次在西湖苏堤骑车比赛，您膝盖上跌了一大块伤，结果还是您胜了。又有一次夜晚，我们划船比赛，这您就划不过我了，可是在岳坟，加入了心逸先生帮您划，你们胜了。”

他又提到心逸了。他已不止一次地提到他。心逸先生如何有学问，如何洒脱有风趣，他的荷花与竹子又是画得如何的风神飘逸。总之，他也是很钦佩心逸的。可是这次他提心逸时，语言与神情有点特别，明亮的眼神也探索似地望着她，似将照透她的心。

她掉开脸，眼睛望着空茫茫的前面说：

“尽提那些古老的事儿干吗？”

“因为您喜欢追忆，我在帮您追忆嘛。”他顽皮地逗她。

“你错了，我并不喜欢追忆，我的生活没有过去，没有将

来，只有现在——扎扎实实的现在。”

“扎扎实实的现在，但愿您能如此就好。我妈总担心您还不够扎实。我也为您担心。在国外的時候，我给您写那样多信，您都很少回，就回也是三言两语，象给学生作文后面下的批语。但我不是学生，您不知道我读到那种类似‘词意畅通’，‘文情并茂’等的批语有多失望。在国外，我也是很孤单的，我渴望亲人的关切，只有妈和您的信才会使我专心读书工作。妈的信是您代写的，您那么委婉曲折地体贴妈的意思，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慈母之爱。而您自己给我的信呢，四个字，惜墨如金，所以，表姐，我真不了解您。”

他哪里是不了解她呢？他是太了解她，也太关切她了。这种了解与关切，给她心灵上加了一层重重的负担。她宁愿世上再没有一个人惦念她，让她无声无息，静悄悄地枯萎、消逝。因为在人世，她似已无所企盼了，如要说有的话，那就是那一线几乎完全断绝的希望——心逸能来台湾。啊，心逸，你在哪里，你还无恙地活着吗？你肯试着来台湾吗？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许多人都出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呢？是为了妻子与爱女吗？如今，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，你在我心中存亡未卜，这些年来，就是这一点点游丝似的希望在支持我，我在等你突然飞来一纸短简，告诉我你平安无恙。我在等你有一天会来到台湾。啊，心逸，只要我的手能再捏在你热烘烘的手心里，只要听你说：“婉若，你真好。”只要再一次，我就会感到无尽的幸福了。可是有这一天吗？心逸，我们能再见吗？在台湾，还是杭州西子湖畔呢？

枕边已湿透了一摊泪水。她不禁可怜自己的脆弱与落寞。她原不是个好哭的人，尤其是当老师以后，当着学生每天得说些积极人生的励志哲学，每天得面带严肃的笑容。这笑容在她象脸上

结了一层硬壳，绷得她面部的肌肉非常的疲乏。回到寝舍，才把这层硬壳剥去了，剥去后对镜子照照，面容却又如此的苍白憔悴。眼角的皱纹与嘴边两道隐隐约约的细沟，刻下了她十年无热无光的岁月。尤其是那被赞为翠黛沉沉的眉峰，与澄蓝似潭水的双眸，如今也一天天显得暗淡了。她的泪水不住地从眼角滴下来，湿透的枕头，浸得她面颊凉沁沁的。她不能再躺着了，她坐起身，望望窗外，窗外正挂着一钩淡月，把疏疏落落的树枝的影子投在窗帘上。她侧身在抽屉中取出一个玛瑙图章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上面的篆体字：“长沟流月去无声”。这是她请心逸刻的，那一天她请他刻这枚图章时，心头是多么的兴奋、紧张与羞涩。心逸微笑点头答应她时，眼神又是多么的深情款款。他似乎在问她什么，又似乎在回答她什么，似在嘲笑她，又似在赞美她。那眼神啊，即威严而又和蔼，既洒脱而又矜持。使她心慌，使她迷惑。使她感到幸福，也使她感到心酸。真的，她每次见了他，就会一阵阵的心酸。尤其是那一次，他答应替她刻图章的那一次。

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，落日余晖散布在浓密的林荫道上，她在课后散步上西冷印社，看看碑帖。她正在打开一部石印的苏东坡手抄的陶渊明诗在欣赏，却见心逸远远地走过来，她连忙迎上前喊：“孙先生，你也来了。”

其实她刚听完他讲词选，下课后，她一直沉浸在他读词的铿锵音调里。带着半幻梦似的心情，来到这儿，没想到他也会出现在她面前。她喊他的时候，抑制不住声音的兴奋，他也一定听出来了。她有点羞涩，脸也不免红红的。她每次面对他时，总是显得局促不安的。

“我来选一枚刻图章的石头，还买一盒印泥。你呢？”

“我只是随便看看。”她手里还捧着那部陶诗。

“这不是真迹，没有意思。”他说，他对什么都一目了然似的。

“您替我选一本字帖好吗？”

“你可以学黄道州的字。你的字与黄石斋比较近似。”

“是吗！您不是也喜欢黄石斋的字吗？”

“有点象，但我看的各种碑帖多，已经变成不知什么体了。”

“孙先生，我真喜欢您的字，我学您的字，可以吗？”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，她会说这么一句半开玩笑的话。

“学我的，真是取法于下，不知要变成什么样的字了。”

“孙先生，你肯为我画一幅荷花，题上您自己做的词，再盖上您自己刻的图章吗？”她已经把陶诗放回原处，随着他慢慢走到一片竹林中的石桌边坐下来。

“可以，不过得慢慢来，我应当把自认为最满意的东西给你。”他笑了，笑容里带着湖水湖风的清凉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吞下他给她那一份清淡而又浓郁的情意。不知怎么的，她总意识着他对她有一份情意。这，也许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出来的。他的脸容原是非常严肃的：宽广的额，浓黑的双眉，一对灼烁的眼睛，使与他差不多年龄的男学生都有点怕他。可是她却时常好奇地向这对眼睛探索，当她的视线与他的接触时，她虽羞怯，却不躲开，因为她要用她的眼神告诉他，她是多么崇拜他，多么渴望他能多望她一下。起初，他把视线马上转开了，可是渐渐地，他看着她时，似乎在对她微微点头，赞许她的用心听讲。可是尽管如此，他的眼神是严肃的，带着一丝冰一般的寒意。她却对自己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我都要探索你的眼神，我要溶去那里面的冰。”

冰渐被溶去了，她相信。由于她火一般炙热的眼神不断地向

他投望，由于她想尽种种机会向他请益，他应该感觉到这个女学生对他的迷恋。渐渐地他不再回望她了，他在逃避她的这份恋情，但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逃避呢？这原因她不久就清楚了。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位克勤克俭的妻子，更有一个可爱的三岁小女儿。为此，她曾伤心地痛哭过，她对自己说，除了这一对眼神，除了他的声音笑貌，她不会再对世界上任何人着迷。而且她发誓要使这对眼睛，有一天能无所顾忌地望着她，悄悄地对她说：“顽皮的女孩子，我懂得你的心意，别再这样望我了，好不好！”她就将倔强地说：“不，我要这样望你一辈子。因为望着你，我才感觉自己有生命，有温暖，有爱。”可是这些话始终没机会说，因为他始终没有无所顾忌地望过她。

可是此刻，在寂静的西冷印社的竹林中，他是那么深深地看着她的脸，她的眼睛。他微笑着，不同于平常的笑，她似乎明白那笑里的意思了，于是她鼓足勇气说：“孙先生，肯为我选一枚图章，替我刻几个字吗？”

他又点点头，问她：“你要刻什么字？”

“随便您，一句诗或是词都可以。”她又仰着脸，半醉微酡似地说：“我真喜欢你刚才教的那首临江仙：长沟流月去无声，杏花疏影里，弄笛到天明。多么悠闲，却又是多么孤高寂寞啊。”

“唔，恰似苏东坡的拣取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词人总是寂寞的。”

“您寂寞吗？”

“我不算词人。”他又对她一笑，他没想到她会这样坦率地问他，“何况我忙于读书，还来不及想到寂寞。”

“听说您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为什么不带到杭州来呢？”

“我父母亲年纪大了，内人要在家侍奉二老，女儿得跟着妈妈。”

“您真幸福，孙先生。”

他又笑笑，他承认他是非常幸福的，可是这微笑使她心酸。她希望他说：“也不见得，人，总是在追求着一种得不到的东西的。”但他没有那么说。他是不会对她那么说的，她知道。他是她的老师，他又是那么矜持、高深莫测的一个人。他对任何人都不会说出心里所想的事情的。他们对坐在石桌前，晚风吹着竹叶，飒飒作响。这里很静，没有什么游人经过。这是个谈心的好去处，她原可把心事向他倾谈，但她又不想说了。她想说还是别说出来的好。他教他词的时候，总是说上乘的作品必具有含蓄的美，深意常在欲言未言之间。这是他对词的看法，也是对生活的看法。因此，她只淡淡地说：

“孙先生，就请您替我刻长沟流月去无声那一句词好吗？”

“好，等你学好了画，用这枚闲章来补白。”

“画，你肯教我吗？”

“我只是偶然画来消遣，没有工夫的，不能当你的老师，你的天分高，应当从名师学习。”

“我不要成画家，我也只要象您似的，画荷花与竹子。”

“宛若，人应当发挥自己的独到之处，不要随他人脚跟，学他人言语，那是没有意思的。”

他忽然摆出一脸的严肃，语重心长地说。眼中那一丝似询问又似答复的神情完全消失了。她心中一震，立刻站起身来说：

“孙先生，我们回学校吧。”

他们沿着湖堤回学校。一路上，潮湿的湖风吹拂着她的脸，夜色渐浓，她已看不清楚走在他身边的人的脸，但她感觉得到他那份带有歉意的微笑，她不想再逗他说话了。回到宿舍里，她无缘无故地淌下了眼泪。

第二天上他的论语课，她就一直低着头不朝他看，只听他满

口的仁呀智呀的讲解，她不喜欢听，这种声调恰恰与他头天傍晚说那句时一样，不象他讲词时充满了感情。她一直没抬头，却似乎感到他曾好几次把目光投向她。当天晚上，他问她：“婉若，你今天有点不舒服吗？”

她笑着摇摇头。

“到我屋里来取那枚图章，已经替你刻好了。”

“那么快？”

“你既那么喜欢这句词，我就连夜给你刻了。”

“谢谢您，太谢谢您了。”

她随他到了寝室。去他屋子，这不是第一次，但这是第一次他正式邀请她。他的屋子很小，很凌乱，桌上、椅上、床上全是书。每次她都想替他整理一下而又不好意思，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这么乱的。

“你要喝什么茶，清茶还是红茶？”

“你还有两种茶？”

“嗯，都很好，是云南的雨前茶与茶砖，夏天宜于喝清茶，冬天喝红茶。”

“我还是喜欢红茶，我自己来泡。”

“水瓶里的水不行，我来煮。”他插上了电炉，“煮茶应当用炭火，用电炉就差劲了。茶有助文思，令人清心，所以我要用好茶叶，可惜这儿的水不好。”

“西湖的水还不好？”

“你看多混浊，一定要虎跑或九溪十八涧的水才好。”

“您这样讲究喝茶吗？”

他笑着点点头，眼中那一丝似询问又似答复的神情又回来了。

他在抽屉里取出一幅画说：“打开看看，送给你的。”

她打开一看，原来是画的一个美人，依着一树疏疏落落的杏花在吹笛子。

“孙先生，没想到您还会画仕女。”她赞叹地说。

“这是我写的‘杏花疏影里，弄笛到天明’的词意。盖上‘长沟流月去无声’的章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孙先生！”

他已经为她沏好红茶，她捧在手中，一阵阵清香扑鼻。那清香一直浸润着她的心田，直到如今。可是她现在桌上摆的是一杯冷冰冰的白开水。她陡然象从一个温餐的梦中被惊醒过来，眼前景色迥异，那幅美人吹笛图，竟于匆忙中不曾带出来，幸得这枚图章还在手边，足供她绵绵地追忆！

“婉若，”她听他悠扬的声音喊她，“我也喜欢这三句词，这表示一种执着的情操。尽管长沟中月影，无声地流去，而她只顾弄笛，忘了夜深，忘了时光的流转，不觉已到了天明。这是风露终宵之意，你觉得如何呢？”

她站得靠他那么近，她但愿能倚在他胸前，抬头仰望着他，对他说：“我懂这词的深意，我也更懂您的深意。”可是她没有说，她只偷偷抹去眼角的泪珠，转脸望着窗外说，“孙先生，您看西湖的夜色多美。”

心逸默然半晌，然后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婉若，你真好。”

这三个字，包含了千言万语。她懂得，她不必再问什么了。她放下杯子，拿起画与图章，就回自己宿舍了。那一晚，她流了一夜甜蜜的泪水。如今想来，她是多么的傻，她为什么一句都不问他就走开了呢？她不是渴望着她对她说些一句什么话吗？她为什么反而自己躲避开了呢？

又是一次他们一同喝茶的情景。那是她毕业以后，在杭州最后一个严冬天气。那时局势已经很紧张，他特地约她去他宿舍喝